

戈壁滩走出产业兴旺路

本报记者 耿丹丹

“这里平均海拔1840米，年均气温在10℃以上，周边有两条河流，水资源相对丰富，是全县唯一一处土地平坦广袤、水资源丰富、土壤碱性较小的高山平原地区。”

康苏镇党委副书记陈利平说。

2006年起，乌恰县将膘尔托阔依乡、波斯坦铁列克乡、吉根乡、铁列克乡、乌鲁克恰提乡等7个乡镇的农牧民群众从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搬迁至平均海拔1840米的玛依喀克。

如何让牧民搬下来、留得住？玛依喀克开启了重建之路。2006年以来，乌恰县动员干部群众，分期到玛依喀克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拉沙运土平地、开沟积肥种草、挖坑植树造林、运石头建大棚……17年来，先后有4万余人（次）干部群众参与到玛依喀克的建设中来，成功改良戈壁荒滩8万余亩，其中森林草地41342亩、特色林果19800亩、耕地约5786亩、设施农业1500亩，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变了模样，2200余名牧民在这里定居。

如今行走在康苏镇，学校、卫生室、户外文化活动广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红顶黄墙的安居富民房错落有致，柏油路通到了每家每户，道路两边的林木郁郁葱葱，不时还能看到小轿车从身边经过，镇上村民实现了居住有房屋、产业有支撑、活动有场所、就医有保障，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升。

戈壁荒滩的改变还在持续。结合这里的气候特点和土质结构，从2021年起，康苏镇引导村民共种植了6900余株优质苹果树和万亩沙棘。“2023年将新种植3890余株优质苹果树，同时，还将新种植2000亩大果沙棘。特色林果的种植既改良了土壤，美化了环境，又为农牧民增收致富寻求了一条新途径。”陈利平说。

种得好 卖得出

进入4月份以来，康苏镇的设施大棚里热闹非凡。村民们忙着栽种、管理、采收，大棚里，西红柿、辣椒、莲花白、桃子、葡萄、无花果等应有尽有。

在乌恰县康苏镇的一座大棚里，阵阵清

新的果香扑鼻而来。大棚主人吐尔地巴依·米特拉说：“我们都是绿色种植，别看草每个头小，可是甜得很。”

今年48岁的吐尔地巴依·米特拉是最早搬迁下来的牧民之一。他说，怎么也没想到只会放牧的自己，如今竟靠着大棚种植技术每年增收5000余元。去年，他在大棚里种了一茬莲花白就挣了3500元。“今年我刚种下圣女果和草莓，应该比去年挣得多。”吐尔地巴依·米特拉说。

过去，康苏镇由于设施农业发展缓慢，绿叶蔬菜主要从其他地方购入，品种单一价格较高。为应对高原气候，改变种植条件，从2006年起，康苏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一座座大棚在戈壁滩上建了起来。

大棚要让世代以放牧为生的牧民种菜，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建成后的蔬菜大棚最初统一交给原玛依喀克管委会管理，并对村民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到2019年，管委会改变思路，将大棚“包产到户”，承包给搬迁牧民，还有专门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大棚里指导牧民种植蔬菜、水果。

康苏镇副镇长苏鹏说，为了提高种植收益，找到更多销路，近年来，康苏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培育壮大设施农业作为群众增加收入、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之一，不断加强新技术推广应用，优化种植结构，调整种植品种，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途径。

“通过积极了解市场，引导村民种植畅销蔬菜和瓜果。我们还集中向单位、学校等推销地产蔬菜，主动洽谈农产品销售公司，让牧民实现‘种得好、卖得出’。”苏鹏说，仅2022年，康苏镇共为农户销售各类果蔬约76万元。这几日，已经有20座大棚的辣椒正在销售，辣椒的产量约为400公斤/棚。“除了辣椒，目前种出来的瓜果蔬菜由县里统一销售，根本不愁卖。”苏鹏说。

如今，昔日的戈壁滩上蔬果飘香，康苏镇设施农业大棚已有589座，其中林果棚272座、蔬菜棚317座，大棚里的蔬菜和水果三分之一供应给乌恰县居民，设施农业已成为农牧民持续增收的有力保障。

苏鹏说，今年，康苏镇聘请山东寿光的技术人员前来指导高标准种植，“我们计划对现有果蔬大棚进行提质增效，确保农户在设施农业发展中持续稳定增收”。

育良品 养良畜

走进康苏镇阿依孜特村村民吐尔地·乌斯曼家，木制秋千在门外显得格外别致，小院里的核桃树、苹果树冒着绿芽。吐尔地·乌斯曼

热情迎客，讲述起搬迁后的变化。

“过去没有搬迁时，我家在离这里十几公里的山区里。”吐尔地·乌斯曼说，那时，山上交通不便，时常没有信号，还经常有雨雪天气，山区的牧民生活很艰苦。“即便如此，当时鼓励大家搬迁时，仍然有很多牧民不愿意搬下来。”吐尔地·乌斯曼说。

“你再看看现在，他们都羡慕搬下来的人。”吐尔地·乌斯曼说，定居以后，村民们享受了更多的好政策，用上了稳定的电，喝上了干净的水，思想有了很大改变，“现在一年四季都在大棚里种蔬菜水果，牛羊养殖不需要转场放牧，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近年来，康苏镇除了发展设施农业，还持续巩固畜牧业高效产业地位，大力推动“小畜换大畜，劣畜换良畜”，帮助农牧民购买西门塔尔牛和牦牛，同时邀请专家举办养殖、配种、饲料制作等方面的讲座，目前全镇共有西门塔尔牛1360头，户均2头。

最早一批搬迁的牧民阿布都克里木·艾合买提如今已成为养殖大户。他说，从山上搬下来之后，有了安居房、草料地，也有了棚圈。这些年通过品种改良，他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收入也在逐年提升。“我现在有150头牦牛、20头西门塔尔牛，还有15匹马和20只羊，去年就有20万元的纯收入，今年肯定会更好。”阿布都克里木·艾合买提说。

去年，乌恰县克尔克孜羊良种中心落地阿依孜特村，该村占地面积逾1195亩，圈舍36栋，目前存栏量达5000多只。“良种中心主要对柯尔克孜羊进行多胎性选育和大体格羊选育培育，通过现代养殖科技推动品种改良，打造柯尔克孜羊产业品牌。”博正羊业办公室主任林虎说。

阿依孜特村被确定为自治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鹏军说，今年，围绕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目标，阿依孜特村正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阿依孜特村申报项目13个，涉及资金超过7000万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建设项目和特色林果提升项目都已经在施行中，我们还计划投入2700万元进行环境整治和2000亩农业低产田改造。”王鹏军说，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约19805元，预计今年将超过2.1万元。

“我们还计划在克尔克孜新村新建村民健身娱乐广场、果蔬育苗基地和村民服务中心，为阿依孜特村新建办公楼。同时，国网克州供电公司还将实施绿洲35千伏输电工程，改善康苏镇电网网架结构，满足镇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陈利平说。

新疆乌恰县玛依喀克草原的美丽风光。

(资料图片)

驱车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向西南出发，约50公里就到了康苏镇乡村振兴基地。从高处极目远眺，一排排设施农业大棚整齐划一，一棵棵杨树泛起绿芽，一株株沙棘连片成林。不远处，克孜勒苏河与膘尔托阔依河汨汨流过村庄，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地处帕米尔高原北部的乌恰县位于祖国的最西端，平均海拔2890米，是一个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典型高原牧业县。地处高原，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山地、戈壁、荒滩占总面积的98%。现在的乌恰县康苏镇乡村振兴基地在2021年以前曾被称作玛依喀克，柯尔克孜语意为“晒得冒油的戈壁滩”。

曾经自然环境恶劣，植被覆盖率低，风沙肆虐，经过10余年的植树造林和设施农业建设，这里成为一片生态产业兴旺的宝地。

搬下来 留得住

曾经，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乌恰县经济产业单一，增收空间狭小，一度是深度贫困县。为了让牧民走出大山，走向定居多业发展的致富道路，从2005年开始，乌恰县着手规划实施连片搬迁定居计划，经过调研最终确定在玛依喀克建立牧民定居点。

低碳行为令

第二法院在审理一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创新缓释刑考释期低碳行为制度，并向被告人发出首份“低碳行为令”。这是法院贯彻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的具体实践。

“低碳行为令”是什么“令”？为确保被告人低碳行为承诺得到全部履行，法院在判决李万岩制发了“低碳行为令”。具体做法是，法院责令被告人使用“四碳积分”APP，在一年时间内通过符合APP所设定的个人绿色低碳行为，获取2000分个人碳积分，所获取的碳积分全部通过“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APP予以捐赠或注销。

法院发出“低碳令”，这一创新举措是对采取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措施的有益补充，体现了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的决心。从司法案例看，被告人擅自超越许可证准范围和数量采伐林木，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还要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但是，所谓生态修复，并非以补种相应数量的树木这一方式“一补了之”。在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中，侵权人的行为均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人为破坏会导致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降低。所以，在坚持生态修复优先的同时，要处理好固碳和增汇的关系。实践中，除采取补植复绿等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的措施外，通过核算责任人低碳行为碳积分并用于抵消其生态环境破坏行为造成的部分环境影响，能够弥补相应固碳量的损失。

一纸“低碳令”，将侵权人低碳行为承诺进一步量化，是碳普惠机制在司法层面的有机体现和有效融入。生物多样性与减碳具有正相关性，减碳措施能够有效减缓气候变化，有利于维系和增加生物多样性。今年2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依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明确“鼓励企业、机构、个人建立碳账户，优先使用碳普惠减排量进行碳中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

生态修复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一时一地的破坏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需要持续长久的补偿才能见效。除了依法科学判定生态修复履约金、碳汇损失赔偿金外，我们希望通过法院发出的“低碳令”，能够推动更多侵权人以低碳行为补偿对生态造成的损害，让环境破坏者成为环境守护者、低碳践行者；同时，发挥司法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社会公众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静 美编 高妍

云南德宏州盈江县——

护好犀鸟迎客来

本报记者 曹松

“注意注意，犀鸟回来喂食了。”

只见一只犀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飞落回巢，站在树枝上四下张望……在密林间的“鸟塘”里，守候多时的摄影师们兴奋不已。随着阵阵快门声，大家屏住呼吸，用镜头捕捉难得的精彩瞬间。

犀鸟是德宏州盈江县的旗舰物种，成鸟体长1.2米，翼展1.8米。它们形态奇特，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高，栖息在热带森林中。雌雄犀鸟结对后，遵循“一夫一妻”制，雌鸟在树洞中育雏，雄鸟白天觅食投喂雌鸟，晚上守护在洞口，形影不离。

“我从湖南过来，没想到来村里第二天就拍到了珍贵的犀鸟画面，太幸运了，这一趟行程值了！”摄影师姜孝清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天气逐渐转暖，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迎来了观察和拍摄鸟类的最佳季节。盈江县自然生态环境优良，享有“中国

鸟类资源第一县”“活着的鸟类博物馆”等盛誉。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石梯村民小组紧邻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洪崩河片区，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存完整，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鸟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目前石梯村已发现鸟类450多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花冠皱盔犀鸟，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红腿小隼、灰孔雀雉等珍稀鸟类均在此有分布。”盈江观鸟协会会长班鼎盟说，中国有5种犀鸟，其中双角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冠斑犀鸟3种犀鸟在石梯村均有稳定的繁殖点，“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犀鸟谷’”。

虽然石梯村鸟类资源集中，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因地处偏远，经济基础薄弱，过去村民们一度以靠山吃山、刀耕火种的粗放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2013年，一群野生动物摄影师来到石梯村寻找到双角犀鸟，石梯村的名声渐渐在业

内传开。全世界的观鸟爱好者和野生动物摄影师纷至沓来，曾经不知名的山村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观鸟胜地。

可否用生态观鸟带动偏远村寨发展？2016年盈江县拓宽思路，为石梯村专门制定了“中国犀鸟第一村”规划，鼓励和引导当地群众退出茅草种植，恢复森林植被，发展观鸟经济，在绿水青山间走一条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双赢”的路子。

班鼎盟说，石梯村采取“政府+协会+合作社”的模式，因地制宜建设鸟类监测点（“鸟塘”）33个，引导村民保护生态，加强监测点管理，当鸟类监测志愿者。

随着观鸟经济的兴起，农民们纷纷变身“鸟导”。蔡伍是村里第一批吃上观鸟饭的村民，通过维护“鸟塘”收取“机位费”外，他还为游客提供导游、交通、背包、送餐等服务。

“游客多的时候一年能挣五六万元，过去哪能想到靠这个挣钱。现在大家都知道保护鸟类就是护住自己的饭碗，生态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蔡伍说。

2022年12月以来，随着旅游市场恢复，盈江县观鸟游也逐渐回暖。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党总支书记胡培松说，今年前4个月，石梯村实现旅游收入近400万元，村里成立的太平镇犀鸟谷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收入超8万元，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壮大。

“在发展观鸟旅游基础上，我们还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绿色经济，改善产业结构，2022年石梯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11785元。从砍树到护林，如今村民生态发展致富的理念更强了。”胡培松说。

目前，盈江县境内记录鸟类700余种，占中国鸟类记录总数的近50%。依托“中国鸟类资源第一县”生态品牌优势，盈江县近年来探索推行“生态观鸟+乡村旅游”模式，开辟了石梯村民小组、那邦镇那那村、大盈江湿地公园等多条观鸟路线，大力发展观鸟经济。今年“五一”假期，盈江县还举办了第五届盈江国际观鸟节，吸引众多专家前往盈江考察调研，“观鸟游”“犀鸟谷”正成为盈江享誉国内外的一张名片。



花冠皱盔犀鸟。尹以君摄(中经视觉)



新疆乌恰县康苏镇乡村振兴基地。刘学文摄(中经视觉)